



正街1号的杂货铺,这对老夫妻经营几十年



老街上的老人,过着悠闲的生活



“陈记秤”是镇上唯一的秤铺

□快报记者 常毅/文 快报记者 路军/摄

六合竹镇有条老街 房子、手艺和人都在老去



不到400米的老街上,老人带着老手艺,和房子一起日渐老去

老手艺 传了几代,派不上用场了

正街长不过400米,“陈记秤”是唯一的一家秤铺。蒙满灰尘的营业执照上,照片里的陈春林看起来只有20来岁。“陈家做秤的手艺,传了几代了。”陈春林的老伴,年近70岁的叶阿姨说。

“做秤很麻烦。”叶阿姨拿起一根未加工的秤杆,放到桌子上,一堆工具就在她手边。做秤最复杂而繁琐的工序,是做秤星。一杆秤几百上千个秤星,得先在秤杆上用钻头一个一个打出比针眼略大一些的孔,再往孔里钉铜丝。“原来是灌水银,现在改成铜丝了。”再将铜丝和秤杆打磨平,装上拉手、秤钩、秤头和秤尾的包铁,一杆秤就做成了。“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”而最难之处在于确定第一个秤星的位置,这决定着一杆秤的称重是不是准确。而陈春林只是用手指三下两下这么一拃,就确定了位置。做好的秤,用计量局核准的砝码一校,一钱不差。

陈春林19岁就跟父亲学会了做秤,秤铺在正街开了50多年,生意最好的时候,是刚改革

开放那些年。“那几年做生意的多,一天就能卖出几杆秤。”但电子秤普及后,生意就难做了,如今,一个月才卖出三五杆,营业额不过100多元。幸好房租便宜,每月只要几十元。

陈春林夫妇和40多岁的儿子以前都在供销社上班,后来一家人都下了岗。可现在他们连祖传的手艺都指望不上,“儿子也会做秤,但会做又有用呢?卖不掉,吃饭都成问题。”

翁思林的铁铺离“陈记秤”不远,满屋子摆的都是白铁皮打出来的器具,铁桶、水壶、花洒,而他正蹲在门口晒太阳。

16岁时,翁思林结束学徒生涯,在正街开了这家铁铺子,60年过去了,当年的少年成了老翁,房子还是这间房子,房东却换了一代又一代。“老房东去世了,少房东一家早就进城了。”

一天下来,少有人光顾铁铺子,翁思林也想换个生计,但打了一辈子铁,其他的啥也不会。不过,他没有带徒弟,“这年头,谁还学这个啊?”

老房子 | 清代老宅里的家族故事

事实上,翁思林呆在这个老房子里,还有一项职责,就是帮少房东看家。翁思林说,少房东委托帮忙看着这幢100多年的老屋,每年只象征性地收个三四百元的房租。“我如果走了,这房子也没人住了。”

相比租着门面做生意的翁思林他们,76岁达应钦家拥有400平方米的清代老宅。达家世代行医,如今仍开着诊所。

小青砖,马头墙,板壁,人字梁,达家的老宅是典型的清代民居。但让达应钦最自豪的,不是老宅,而是他家院子里那口老井。正街里也有一口老井,叫“公井”,是居民们公用的,吃饭洗衣和救火都靠它,到现在每天都有居民围着它洗衣服洗菜。但达应钦不用,他家的这口

井,井口是竹镇止马岭上的火山岩打磨出来的,井水清冽甘甜。每有客人来,他都喜欢请人家喝一口井水。

达家的正屋里,供着达应钦父母的相片。父亲达凤波穿着长衫,母亲买树亭穿着旗袍,依偎在一旁。“我父亲也学医,但那时开了家轮渡公司,跑南京下关码头到扬州这一段。”达家的轮渡公司一直开到解放前。因为家境殷实,达应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,他继承了祖传的医学,在竹镇继续行医,一直到现在。

但达应钦的儿子没有学医,他在六合做了公务员。“将来,他应该不会回来住了。”达应钦看着一大片老宅,言语间不无伤感。

老人 | 老街留得住的,只有老人

正街1号的杂货铺已经开了几十年,店主夫妇是81岁的袁世民和小他一岁的老伴,成了这条街上年龄最大的一对店老板。

一个上午,在正街里往返几个来回,记者没看到一个年轻人,直到遇见47岁的史春三。史春三是个理发师,从他店门口过,无法不被吸引住——整面墙上贴满了红红的奖状,一共31张。史春三正给一位老顾客

刮胡子,提起墙上的奖状,他有些腼腆地笑笑,但掩饰不了眉宇间的自豪。奖状都是他儿子的,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,三好学生、学习标兵、年级第一名……这个16岁的少年史星宇在竹镇民族中学读高一,他是父亲的骄傲。

孩子将来会做什么?史春三迟疑了一下,笑了笑说,“肯定不会像我在这里当理发师。”

老街的命运

当地将调查,发掘保护

对于正街,竹镇镇党委副书记王建中一直想做个调查。“这是竹镇最古老的街道。”正街究竟有多老,王建中翻过地方志,记载很简略,没有具体年代。但据记载,竹镇的历史有1500多年,最初,因为一南宋女将军埋葬于此,遍植竹子,当地人称竹墩,久了就喊成了竹镇。而正街由于其古老,被当地人喊作老街。

同为老街,竹镇的老街和高淳的老街命运却截然不同。高淳老街如今是江苏省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古街,成为著名旅游景点,而正街却面临消亡。

王建中认为,这和竹镇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。竹镇地处江北,这一带屡屡作为南北政权交战的战场,导致经济发展屡遭破坏。正街曾经是竹镇唯一的街道,人口处原本有一个和高淳老街类似的牌坊,但抗战时期被日

军炸毁。正街的建筑原先以清代民居为主,曾经多达四五百间,但遭战火破坏后,近些年又因为不少老房子年久失修,被居民自行拆掉重建。如今,剩下的古民居不过二三十栋。

目前,正街里的房屋是古建筑和新房交错布局,但沿街的店铺基本保持着传统,像秤铺、铁匠铺、麻油店,在别处已经几乎找不到这样的老店了。

“我们打算下个月就做关于老街的课题调查。”王建中说,调查的内容包括古建筑现存及保护状态,老手艺的生存现状及传承,以及文物保护等方面。

但让王建中忧虑的是,进行调查只是第一步,如果要发掘保护的话,就需要资金。而竹镇是六合区较为落后的一个镇,届时能不能拿出这笔资金,还是个未知数。

有人养狼狗 小区里闹开了

争执双方先后拨打12345热线“投诉”

居民拨打热线,投诉小区有人养狼狗;狼狗主人拨打热线,称自己养狗是为了小区居民安全。因为两条大狼狗的出现,小区居民和养犬户起争执,结果双方拨打市政府热线12345互相“投诉”。

小区居民投诉: 有人养了大狼狗

“12345吗?我向你们投诉一件事。我住在浦口区服装城小区,最近一到夜里,小区里就有一个老大爷牵着两条大狼狗在小区里转悠,很吓人……”今年10月中旬,服装城小区的业主周先生拨打了南京市人民政府热线12345投诉。

接到周先生的投诉后,工作人员将这一情况转到了浦口区政府,浦口区政府转到了浦口区公安分局,最终辖区顶山派出所接办了此事。

周先生告诉民警,牵大狼狗的老大爷就住在他们小区里,最近这些天,每天晚上直至深夜,就会看到老大爷牵着两条大狼狗在小区里转,“这样的大狼狗,万一咬了人怎么办?小区里有很多老人和小孩啊。”

当民警找到张大爷,向他讲述群众反映的情况后,没想到张大爷一脸的无辜,“我这是做好事啊,怎么会有人投诉我呢?”原来,前些日子,张大爷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,可是没过几天,停在小区里的电动自行车的电瓶就被偷了。

有了这一次被偷的经历后,他感觉自己应该为小区的安全出点力。正巧农村的一个朋友养狗,他就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两条大狼狗,每天晚上9点后,大爷就牵着两条大狼狗在小区里义务巡逻。

民警协调: 养犬人当上了巡防员

面对小区居民的“投诉”,张大爷怎么都想不通,“既然我已经被偷过了,不能再让小区其他人受损。我每天夜里义务巡逻,一定要抓到那个小偷,即使抓不到,也要让小区里其他居民感到安全。”

听完张大爷的讲述,民警劝说道,“知道您是好心。可是您想想看,小区里那么多人,您每天晚上牵着两条大狼狗在小区里义务巡逻,肯定会吓到其他人的。”民警劝说道,“况且,根据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,狼狗这样的烈性犬在这个小区里是不能饲养的。”

经过劝说,张大爷表示理解,答应会尽快将两条大狼狗送走。可让民警意想不到的是,第二天一早,12345的另外一条投诉再次转到了派出所,投诉人竟然是张大爷。民警再次找到张大爷,张大爷说,“我不是投诉你们,只是要向12345解释一下原因,免得大家误会我的好意。”原来,张大爷被投诉后感觉很委屈,便也拨打了热线电话,“投诉”居民不理解自己的好意。

民警只好再次做张大爷的思想工作,并告诉张大爷,“目前小区正在筹备组建义务巡逻队,您如果有兴趣,可以参加,和我们小区的居民一起做好防范工作。”

“这个好,我就先报名吧。”张大爷听说派出所的这一工作后很开心,当即答应将两条大狼狗送走,以巡防队员的身份继续为小区巡逻。

通讯员 王强
快报记者 田雪亭

茶余饭后
工作之余,随便聊聊